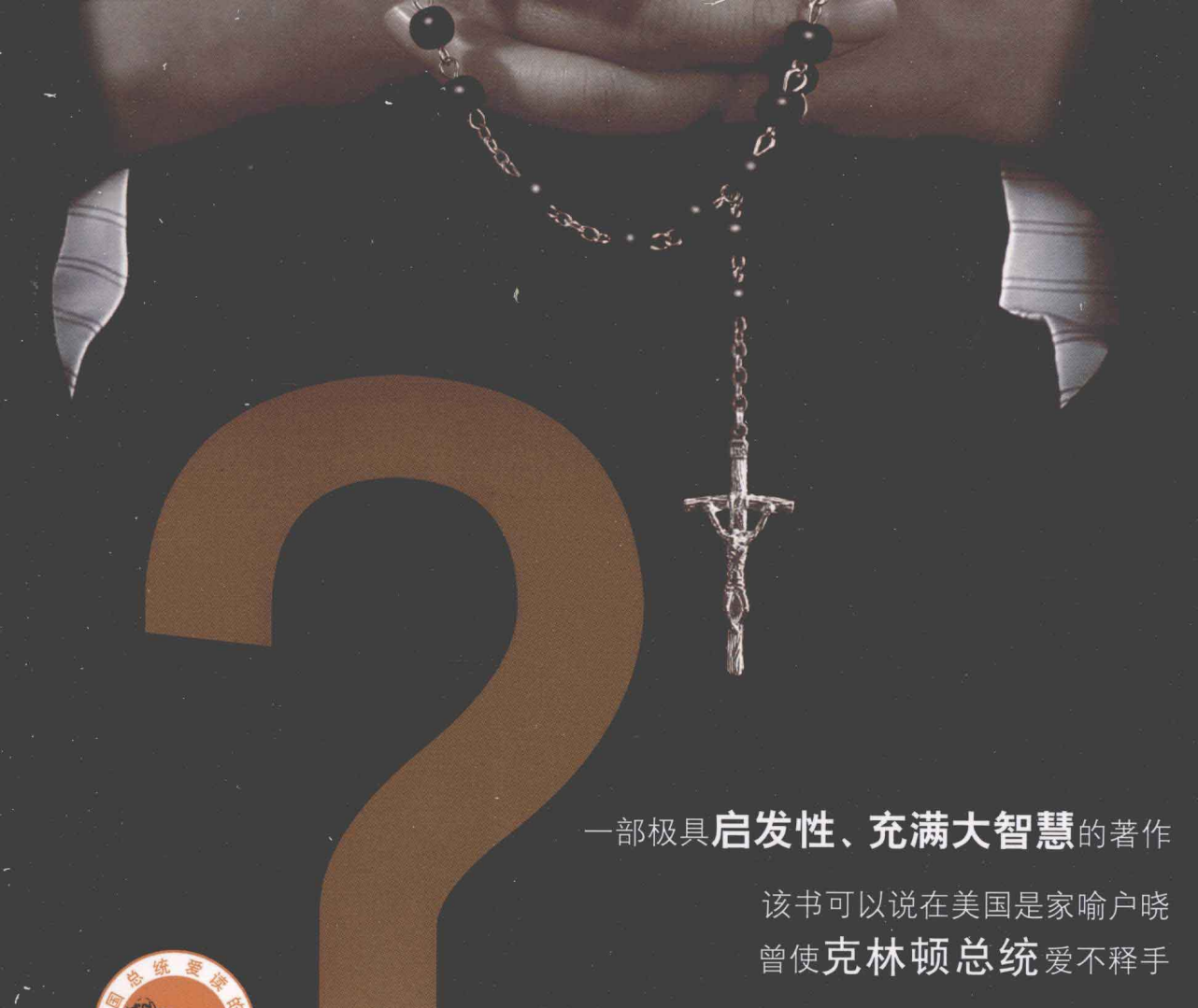




一部极具**启发性、充满大智慧**的著作

该书可以说在美国是家喻户晓

曾使**克林顿总统**爱不释手



THE CULTURE OF DISBELIEF

怀疑的文化

美国政治与法律对
宗教信仰的影响

HOW AMERICAN LAW AND POLITICS
TRIVIALIZE RELIGIOUS DEVOTION

[美] 斯蒂芬·L.卡特 著
STEPHEN L. CARTER
陈定家 陈保志 徐蕾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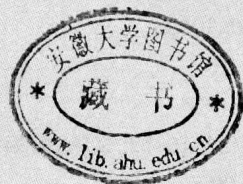
中国青年出版社



[美] 斯蒂芬·L.卡特 著
STEPHEN L. CARTER
陈定家 陈保志 徐蕾 译

THE CULTURE OF DISBELIEF

怀疑的文化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 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怀疑的文化/[美] 卡特著; 陈定家, 陈保志, 徐蕾译.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5153-0828-9

I. ①怀... II. ①卡...②陈...③陈...④徐... III. ①宗教文化-研究-美国 IV. ①B928.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17667号

Copyright © 1993 by Stephen L. Carter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1-6521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责任编辑: 李茹 Liruce@263.net

编辑电话: (010) 57350508

营 销: 北京中青人出版物发行有限公司

电 话: (010) 57350522 57350524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286千字

版 次: 2012年10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36.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57350526



《怀疑的文化》与美国宗教信仰(代译序)

《怀疑的文化》出版后不久,作者卡特便应邀到宾夕法尼亚大学作了一次学术演讲,该校宗教研究部主席安·马特是这样介绍卡特的:“今天的演讲者是来自耶鲁大学的斯蒂芬·L. 卡特教授。卡特教授曾经为大法官瑟古德·马歇尔做过副手,并且是老布什亲自指定的国家委员会司法委员。他出版过很多重要著作,其中《怀疑的文化》一书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去年夏天,这本书曾使克林顿总统爱不释手,这已是尽人皆知的美谈了。这本书提出了一些令人无法回避的问题:美国领导阶层和知识精英们究竟是怎样看待宗教信仰的?他们又是怎样对待美国的善男信女的呢?”^①

卡特在这次演讲中交代了《怀疑的文化》的写作动机,并就该著的相关内容做了阐发。他说,长期以来,他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当今社会究竟是如何对待宗教的?人们究竟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宗教更可取?诸如此类的问题及其相关探索,正是《怀疑的文化》这本著作的主要内容。本着“知人论世”的原则,我们在进一步了解《怀疑的文化》的内容之前,先对作者的一些基本情况作一简要介绍。

^① <http://www.enotes.com/culture-disbelief-salem/culture-disbelief>.

一、关于本书作者的基本情况

斯蒂芬·L. 卡特(Stephen L. Carter)生于1954年,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长大。1972年毕业于纽约州伊萨卡高中,在伊萨卡高中就读时期,他是校董事会的学生代表,同时兼任《闲话者》杂志的总编辑。1976年,他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在斯坦福大学读书期间,他还曾担任过《斯坦福日报》的执行主编一职。1979年,他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在耶鲁就读时,他曾获得瑟蒙德·阿诺德模拟法庭大赛的最佳辩手称号,还曾担任过《耶鲁法律学刊》的外聘编辑。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卡特即进入律师界,先后在多所法院供职。譬如,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述法院,曾担任过法官斯堡兹伍·W. 罗宾逊的助理,后来还担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瑟古德·马歇尔的助理。1982年,他被聘为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威廉·纳尔逊·克伦威尔法学教授,曾先后教授过合同法、知识产权法、战争问题研究、职业伦理等相关课程。长期从事编辑工作,使得卡特行文风格通俗流畅而不失规范。当然,书中大量生动有趣的案例,也与作者主要从事法律工作有密切的关联。

在美国新闻出版界,卡特是颇受报刊青睐的铁笔圣手,除了在政论著作和小说写作方面屡创佳绩外,他为报纸杂志开设的专栏文章也广受追捧。譬如,他为《今日基督教》杂志撰写专栏文章,一写就是好几年,其受欢迎程度使书斋学究和小报娱记都无法望其项背。由于卡特治学严谨、笔耕甚勤,所以无论在学术研究方面,还是在文学创作方面,他都有令人称道的著述。他的非小说类书籍收获过来自 M. W. 爱德曼、J. J. 奥康纳等不同派别之政要们的一致赞美。他的第一部小说《海洋公园的皇帝》(*The Emperor of Ocean Park*),曾持续占据《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长达11周之久。2007年,他的惊悚小说《新英格兰白人》(*New England White*)代表了美国东岸小说界最高的学术水平。2008年发表的《宫殿委员会》(*Palace Council*)以辛辣有力的语言及时地抨击了美国政治,小说涉及许多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人物,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等。2009年7月,他发表了自己的第四本小说《耶利哥的陷落》(*Jericho's Fall*)。2011年,他的《和平的暴力:奥巴马时代的美国战争》(*The Violence of Peace: America's Wars in the Age of Obama*)一书,又一次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

他的这本《怀疑的文化》，将文化问题寓于大量涉教案例的精确描述和法理辨析之中，其观察之细致，无愧于律师；思考之深入，不亚于哲人；评述之睿智，犹胜于政要。在美国当代宗教文化领域，已成为颇负盛名的经典之作。1994年，这本书还获得了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颁发的“葛拉麦尔宗教奖”(Grawemeyer Award in Religion)。从学术研究的视角看，《怀疑的文化》是一部“深刻地揭示了宗教对美国社会和政治的影响”的扛鼎之作。

二、本书的文化背景和主要内容

众所周知，美国宗教与社会和政治的关系充满种种令人费解之处，譬如说，从表面上看，美国宪法强调政教分离，信仰自由，美国富人所享受的那种穷奢极欲的生活场景令人咂舌，好莱坞所展示的那种仿佛永无匮乏的物质追求更是让人为之惊颤。看看这个被金钱驱动的花花世界，让人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是一个极端世俗化的社会，所谓美国文化，无非就是世俗主义、享乐主义的大杂烩而已，而宗教信仰在美国这个尔虞我诈的冒险家的乐园里，通常只是富人寻欢作乐的遮羞布，或穷人缓解精神压力的麻醉剂。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想当然的“结论”与真实情形之间恰如方枘圆凿。

事实正如卡特所言，宗教牢固地植根于美国公民的心灵深处，这早已成为美国文化最突出的本质特征之一。有人说，宗教是美国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与根源，宗教对美国社会生活的影响甚至远远超过了政治、军事与经济。这类观点或许不无有待商榷之处，但我们的确可以直观地看到，美国的钞票上，赫然印着“我们信仰上帝”；美国的国歌里，清楚明白地写着“上帝保佑美国”；历届美国总统就职，都要手按《圣经》对上帝的起誓；国会参众两院的每一届会议无不开始于牧师的祈祷。更为奇特的是，美国军队，霸行天下，师之所在，遍地废墟，但军中牧师、神甫的地位绝不逊色于医生、护士，这些随军神职人员，身穿军官制服，在枪林弹雨中效命“神圣的事业”。在美国的大学校园里，大量学生宗教团体异常活跃。美国的医院、监狱、机场及其他许多公共与民间机构中也都有专职或兼职的宗教职业人员提供宗教服务。美国85%以上私立中小学校的学生就读于教会学校。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许多著名的美国大学最初都是由教会创办的。由于历史的原因，绝大多数美国人信仰上帝。白宫的餐厅上

至今刻有祈求上帝保佑的祷告词。^①因此,有人把美国描述成为一个以基督教为本质的国家似乎也不无道理。

按照卡特的说法,在西方世界里,美国是人们公认的宗教信仰最为浓厚的国家。“十之八九的美国人是信仰上帝的,将近五分之四的美国人会定期祷告。”(本书第一章)卡特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宣称,在所有发达国家中美国人是最热衷于宗教活动的。他的这一判断可以从大量统计数据中找到佐证。2004年一项盖洛普调查显示,大约41%的美国人都至少每星期参加一次宗教活动。这个比例比大多数发达国家要高出许多,譬如说,在法国,每星期参加一次宗教活动的信众人数约占总人口的15%;这个数据在英国则更低,大约只有7%;即便在以色列这样一个以宗教圣地闻名于世的国家,至少每星期参加一次宗教活动的人数也没有超过25%。著名的皮尤宗教与公共生活论坛(Pew Forum on Religion & Public Life)也支持这一说法,例如,2008年该论坛发布的调查数据表明:92%的美国人,其中包括有20%自称是无神论者的美国人,相信有上帝或者有更高的宇宙生命存在,58%的美国人至少每天祷告一次。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澳大利亚、加拿大、捷克、芬兰、爱尔兰、荷兰、新西兰和瑞士这8个国家的宗教,正在走向消亡。根据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报道,在这些国家越来越多的人声称自己不属于任何宗教团体。”^②这是当代世界宗教新近呈现出的一种耐人寻味的奇特文化景观。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美国,宗教气氛与教会活动在不同地区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比如在南方和中西部被称为“圣经地带”的公众具有很高的宗教热情,这一点就是东北和西岸发达地区的公众无法相比的。事实上,美国各大宗教及其相关团体的情况千差万别,单就基督教而言,美国南方各州中,浸信会是最大的教派,其后是卫理公会;而在东北地区 and 中西部一大片地区中,天主教占主导地位,因为当地的人口很多都是欧洲天主教地区(如德国、爱尔兰、意大利和波兰)移民的后裔,或者是北美洲其他地方(如魁北克和波多黎各)移民的后裔。美国其他的大部分地区基督教人口则都是多种教派混合在一起。尽管大多数美国基督徒信奉基督教新教,但因为新教徒往往属于各个不同的教

① 于歌:《美国的本质》,中国当代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② 参见金泽、邱永辉:《中国宗教报告·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派,因此天主教教会拥有最多的成员。^①就宗教机构的视角看,美国宗教的复杂性更为显著,近十年来,美国拥有 2000 多个独立宗教机构,其中半数近半个世纪内才成立的。近半数的美国人认为自己属于新教,新教有 1000 多个不同宗教机构。^②

既然美国一直被认为是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那么,基督徒的数量问题就是美国宗教研究者关注的重要问题。调查显示,在过去的 20 年内,美国基督徒在人口中的比例下降了 10% 以上。有研究者预计:“紧接着主流教会的全面衰退,在未来 10 年内,福音主义基督教将面临崩溃的命运。这个变化将会彻底改变西方宗教和文化的面貌。”^③发生这一变化的原因,在于过去的半个世纪,福音运动将自己等同于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产生了所谓的文化战争,使得福音主义在道德、社会和政治议题上耗尽了资源,却没有产生真正服务于时代的福音神学。中国民族新闻网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宗教在衰退?”的文章,对上述调查数据进行了精辟分析,其基本结论是,美国宗教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有人甚至从奥巴马的就职演说中捕捉到了美国宗教正在走向“衰退”的信息,因为奥巴马说:“美国是一个由基督徒和穆斯林、犹太教徒和印度教徒,以及无信仰者组成的国家。”以往历届美国总统都不曾如此明确无误地将“无信仰者”与基督教等信徒相提并论,这一提法,意味深长。

事实上,近年来美国宗教的“唱衰论”始终拥有市场,比如,美国《时代》周刊一再重弹“上帝死了”的老调,《新闻周刊》也曾推出宣告“基督教美国的终结”的署名文章,美国广播公司更是明确断言“年轻的美国人正在丢弃宗教”。如果我们只看新闻媒体的这些为争夺眼球的惊人之语,很可能会误以为宗教的消亡指日可待了。但实际上某些唱衰宗教的“伪陈述”与其说是在讨论现实情况,还不如说是表达一种宗教情感或忧患意识。

有关宗教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结果表明,美国人的宗教信仰一直在发生变化,但总体表现却是相当稳定的。有的专家甚至认为:“如今,宗教在美国的魅力有增无减,有恃无恐:信仰上帝的人数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上帝的地位不

① 参见“维基百科”“美国宗教”条目, <http://zh.wikipedia.org/wiki>。

② 黄陵渝:《当代美国宗教状况》,《国外社会科学》2002 年第 2 期。

③ <http://cpc.people.com.cn/GB/165240/166717/index.html>。

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宗教在美国国家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不是越来越小了,而是越来越大了。”^①从大的方面看,美国人的宗教需求总体上处于稳定状态,美国宗教市场也表现得相当活跃。政教分离政策使得“政府并不刻意保护走向衰落的传统教派,在神学教义、宗教礼仪、组织制度、各项服务上,优胜者稳步扩大市场份额,长期和宏观结果是健康的宗教市场和稳定的社会。”^②宗教对确保美国社会和谐稳定的奥秘值得我们花大力气研究,这为我们建构适合中国国情的宗教文化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撰写过《20世纪美国宗教与政治》的董小川教授对美国宗教的社会地位进行了十分精辟的归纳与总结,他认为,宗教不仅是美国人个人的心灵慰藉,而且也是美国国家的意识形态,因而也是美国民族的统一道德观和价值观,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扮演着添加剂的角色。一句话,“宗教是美国事业的精神支柱,没有宗教就没有美国精神世界的一切,也就不会有美国物质世界的存在和发展。”^③作为一个非常宗教化的国家,美国宗教,特别是基督新教在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国民心理上起着关键的主导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宗教既是影响美国人信念、态度和行为的最重要因素,也是美国人的政治、文化以及家庭生活的最重要的支配力量。所以,“要了解美国,就必须先了解美国宗教。”^④这是中国的不少美国文化研究者,特别是美国宗教研究者所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

对西方学者来说,如何描述美国宗教与社会及政治的关系也一直是倍受关注的学术难题。令卡特十分着迷的托克维尔是这样描述美国宗教的:“踏上美国国土,使人最感印象深刻的是它的宗教。我在美国待得越久,便越是感受到它造成的巨大政治后果。我对此很觉费解。在法国,我所看到的是宗教精神与自由精神的完全背道而驰,但在美国,这两者却是紧密结合起来的,它们共同支配着这个国家。宗教在美国并不直接参与社会政治,但它又被认为是国家政治机构当中最重要的部分。”^⑤托克维尔的著作是《怀疑的文化》征引最多的文献资源之一,托克维尔“费解”的地方,也正是卡特力图有所突破的地方。

① 董小川:《20世纪美国宗教与政治》,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② 杨凤岗:《美国青少年的宗教态度》,《中国民族报》2010年2月2日。

③ 董小川:《20世纪美国宗教与政治》,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④ 杨凤岗:《美国青少年的宗教态度》,《中国民族报》2010年2月2日。

⑤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42页。

卡特认为,美国的公共文化,越来越倾向于把宗教看做一种没有政治诉求且无关于说教的道德力量,在他看来,美国人不愿公开表达自己的宗教态度主要是利益观念作祟的结果。套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美国人在公共社会政治活动中并不太愿意直接谈论自己的宗教信仰问题,但在其内心深处宗教信仰却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换句话说,美国个人的宗教信仰有点儿像薪水和私生活一样,是一种具有隐私特性的事情。但值得注意的是,卡特所理解的宗教,其首要特性是一种团体崇拜的文化传统。宗教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和公众活动,而不仅仅是一个私人和个人主义的问题。宗教的这种事实上的私人性和理论上的公共性之间的矛盾也是令人“费解”的难题之一。

一般说来,真正的宗教信仰及其实践必须具有相对独立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品格。宗教所关切的是非善恶观念,必须找到公开表达的渠道。宗教信念必须面对大众,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之中,作为社会群体中的一员,每个人的生活都与他人休戚相关。宗教的情况也是如此,所以对于任何虔诚的宗教信徒而言,宗教绝不是纯粹的私人事务。令卡特深为忧虑的是,当代美国宗教的私人化和卑琐化倾向,已经危害到了国家民主体制的健康发展,世俗利益的强制与引诱对宗教交流渠道的阻塞,已使民主自由的理想之路变得更加艰难曲折。

我们看到宗教信仰对世俗文化的影响之巨,可谓罕有出其右者,正如《怀疑的文化》指出的,美国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宗教情结,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宗教性已经是美国文化特征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伴随着美国的历史发展过程而蔓延不绝。在卡特看来,今天,众多政法文化舆论的代言人,在社会生活中频频受挫,宗教作为一种道德力量,或许也是一种政治力量,却呈现出日益高涨的态势,但奇怪的是,在美国人的政治生活中,大多数人却宁可装做什么也没有发生过。美国人对宗教的这种矛盾心态隐含的诸多奥妙自然不可一概而论,有学者认为:“假如用一个词来概括美国基督教的特征,最恰当的莫过于‘世俗化’。”^①的确,“世俗化”是讨论美国宗教的一个不错的切入点。

宗教世俗化固然有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以及宗教变革等诸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原因似乎还是来自社会政治与法律。直面世俗、扶危济困、深入社会、教

① 张惠玲:《论美国宗教与政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化众生等宗教自身的理念,可以说是美国宗教世俗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世俗政治、世俗法律和世俗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则可以说是美国宗教世俗化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

不言而喻,作为一位资深法律专家,卡特最为关心的应该说还是美国宪法在宗教事务中的地位问题,因为宪法明确地规定了美国公民在宗教表达方面的自由限度。卡特在著作中援引了大量涉教案例,在其相关案件评述的字里行间,似乎有这样一种观点贯穿始终,那就是美国开国元勋们创立的政教分离原则,意在努力保护宗教免受政治干涉而不是相反,著名的《宪法第一修正案》更是为宗教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最大的自由空间。^①关于这一点,卡特也注意到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差异与矛盾,即政教分离原则确立之初的社会历史状况,与当代宗教生存与发展的具体现实要求,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与矛盾。作为一位著名的法律工作者,卡特自然希望依据法律途径来解决这类差异与矛盾所带来的诸多现实问题。

我们看到,在本书一开头卡特就列举了大量实例,试图说明这样一种看法,即在美国的政治和法律文化生活中,存在着一种将宗教鄙俗化或卑琐化的趋向,这种趋向暗含着这样一层意思——谁虔诚地对待宗教,谁就是执迷不悟。在卡特看来,美国文化似乎越来越倾向于采取淡化宗教的立场,简而言之,即“敬而远之”。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深信宗教教义代表着一种神秘的非理性主义,因此,一个有思想的、热心公益的美国公民,最好对宗教信仰这类东西敬而远之。如果你一定要拜你的神,那么,你至少应该对那些不相信祈祷力量的人们保持应有的礼貌,如果你必须守候安息日,那么,你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安息日实际上就像其他任何一天的公休假日一样,并不具有什么特别的含义”。这一段话是本书第一章对美国宗教当下现实情况的客观描述。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具有浓厚宗教气氛的国家来说,这种如此淡漠宗教的行为,不仅令托克维尔这样的欧洲学者十分费解,即便卡特这样的美国知识分子也一样深感困惑。

更令人困惑的是,“当公民们在公共场所公开自己的信仰时,他们不仅有可能会招致嘲笑,实际上还有可能受到惩罚。在科罗拉多州,一位公立学校的教

^① <http://www.enotes.com/culture-disbelief-salem/culture-disbelief>.

师把他的《圣经》放在课桌上,专管闲事的督学发现后,命令他把《圣经》收起来以免被学生看见。在其他涉及学生活动的场合,他要阅读《圣经》也在被禁之列,即便默读也不行”。(本书第9页)《怀疑的文化》一书,对诸如此类大量看似矛盾重重的宗教文化之谜,展开了深刻的剖析与阐发。卡特描述美国宗教的文化乱象常常令人疑窦丛生,但他对相关问题的梳理与分析始终有条不紊,他所得出的结论则更是令人心悦诚服。

在著作的开头章节里,卡特对全书的内容进行了提纲挈领式的描述。在本书第一部分,作者对理解美国文化的有关途径进行了探寻,并试图弄清为什么美国的这种“怀疑的文化”会轻视宗教信仰、羞辱宗教信徒以及打击宗教热情。卡特更想一探究竟的是,当宗教在公民与国家之间形成一种独立的道德话语的时候,如何才能使其更好地为美国的民主体制服务?当人们试图把宗教从公众论争的领域中隔离起来时,这种倾向又怎么会使宗教的处境更为艰难呢?为此,卡特呼吁,对那些喋喋不休地指责宗教的言行,有正义感的美国公民再也不能听之任之了。尤其在美国的大众文化领域,人们再也不能想当然地把宗教信仰等同于理性缺失,更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虔诚信徒一定比“正常公民”缺少理性观念。

卡特认为,在美国人的日常话语中,隐含着一一种极为普遍的唯恐宗教危害社会的潜意识,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社会宗教氛围越是浓厚,对宗教文化之负面影响的警惕性也就越高,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在世界宗教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我们经常看到,宗教自由的旗帜高高飘扬的地方,往往也是对宗教活动严加控管的荆棘密布之处。有鉴于此,卡特明确指出,“宗教危险”这种近乎固执的假说既不合乎逻辑,也无事实依据,那些没完没了的狂犬吠日之声可以休矣。以上这些,可以说是本书第二章的基本内容。众所周知,宗教对政治所施加的主要影响,大多数时候只是各种政治势力千方百计地利用宗教权威的结果。卡特认为,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政治家,他们都是使宗教信仰变得浅薄无聊的主要责任者,政客们通过纵容宗教头领,试图将上帝转变为自己的支持者,以达到宗教为其政治服务的目的,这是本书第三、四章所要表达的基本观点。此外,卡特还对强势宗教可能压迫弱势宗教的倾向进行了大胆的评析,他认为,那些抱怨“世俗权力膨胀过度”的合理性担忧太容易被人忽略,而那些坚持“宗教必然有害于人”的说法却又太容易夸大其词,这是本书第一部分所重点阐释

的最后一个问题。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也就是第六章到第十章,卡特讨论了美国宗教的社会地位问题。首先,他旗帜鲜明地强调了自己坚决捍卫政教分离制度的立场,但他也明确地提出了自己坚持这一立场的前提条件,即人们应坚持一种尊重宗教,而非将信教视为非理性行为的态度。卡特的基本结论是,如无绝对必要,法律及其所效力的社会应该确保“立法不会去妨碍人们的宗教自由”。为此,卡特对宗教与法律的关系问题表现出了一个法学者的特别关切,并对宗教反对“法律歧视”和“福利国家的其他条例”等问题,提出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独到见解。在本书的部分章节中,作者还进一步调查了公共教育中宗教深陷泥淖的本质性论争,尤其是关于“科学创世说”教学的论战,这是作者最为熟悉的领域之一。卡特对“宗教把持教室”的说法进行了深入分析,并理性地回应了学生父母对宗教问题的关切。在这类问题上,法学家卡特的见解可谓高屋建瓴,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在本书第三部分,作者对“关于宗教境遇”的自由政治理论提出了批评,并为宗教更加微妙的选择勾勒出一个简要的框架。卡特试图从安乐死、堕胎和死刑等有关生命价值的论争中探寻宗教的出路。作者认为,宗教若取得支配地位,则其后果不堪设想。同时,作者也试图为美国的政法文化系统的发展勾勒出一系列可能的前景。

以上是对本书作者和主要内容的概要式介绍,由于这本书涉及内容相当广泛,加之译者见识浅陋,难免挂一漏万。这里仅就几个相对重要且有趣的问题作些简要评述,并借机谈点翻译感想以求教于方家。

三、世俗文化中的“宗教境遇”

美国政坛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根据宪法,美国政府不能干预宗教事务,但宗教因素却常常影响着美国政坛的一些事务。总统选举尤其如此。美国选民认为,总统候选人的宗教信仰会影响其对社会诸多方面的价值取向。如果一旦当选,总统的宗教信仰还会影响其施政纲领和政策制定,从而根本性地影响美国未来的发展。因此,卡特在书中多次提及总统在政言政、在教言教,绝不将二者混为一谈的事例。不过,凡事都有例外,譬如说,乔治·W. 布什就是一个敢于

挑战政教分离之常规的人。

1999年,但乔治·W. 布什与其他总统候选人面对电视观众短兵相接、唇枪舌剑时,主持人问他认同什么样的政治思想家,布什毫不犹豫地说:“基督,因为他改变了我的心灵。”

会场充满惊愕,一片寂静。……接着布什进一步解释说:“当你的心灵和生命转向基督时,当你接受基督为你的救主时,你的心灵便会改变,你的生命也会改变,这就是我的经历。”礼堂里再一次出现惊愕和短暂的寂静,但接着观众却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但事已至此,这起轰动的政治事件已经爆发。那天晚上后来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能和布什说出基督这个名字时的那种紧张甚至尴尬的时刻相提并论,也没有别的话题引发了分析家那么多的关注和批评家的愤怒。克里斯蒂·哈姆瑞克是一名保守的政治顾问,也一直是热心的福音派信徒,当天晚上她是在华盛顿市看的那场辩论会的电视转播。她后来说:“那真是惊心动魄的时刻,看到在那样的高层面里有人毫不畏惧,绝对叫人振奋不已。我被这大无畏的精神深深震动了。就在那一刻我感到布什会当总统。”^①

对卡特的著作稍有了解之后,我们对《时代》杂志的艾克敏(David Aikman)这里所说的“充满惊愕”和“一片寂静”就毫不奇怪了,正如我们对批评家的“愤怒”和观众说的“惊心动魄”能够心领神会一样。当大家对宗教与政治的关系讳莫如深的时候,布什偏要剑走偏锋,“毫不畏惧”地以“大无畏的精神”宣称基督改变了他的心灵、改变了他的生命,结果他赢得了多数选民的支持,成功地上演了一部扛着基督大旗入驻白宫的人间悲喜剧。

众所周知,美国总统竞选是综合实力的较量。因此,布什的胜出绝非偶然。无论如何,美国人不会仅仅因为他敢第一个说出“基督”的名字就把他推上总统宝座。我们注意到,布什对电视主持人提问的回答,看似脱口而出,实则深思熟虑。他对美国公众的宗教心态可谓了如指掌。他知道“基督”二字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分量。有这样一种说法,宗教是美国从总统到公民的精神食粮,上帝是美国民族大厦的精神支柱,总统就是白宫中的上帝。正因为如此,才有人把美国总统称为第一祭司、超级牧师、基督教英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曾说,他的总统办公室是一个强者的神坛;富兰克林·罗斯福认为,美国总统办公室是道

① 艾克敏:《布什总统的信仰历程》,姚敏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德领导人具有统治地位的地方;而尼克松则力图把美国建成一个精神大教堂。美国《纽约时报》记者詹姆斯·赖斯顿曾作出一个著名的结论:“白宫是美国民族的神坛;总统是这个神坛的牧师。”^①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布什演绎“上帝保佑”高调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所以,当布什向基督唱赞歌的时候才会出现如此富有戏剧性的场面——“短暂的寂静”之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我们也曾注意到,在美国大使馆的网页上有一行简体中文十分惹人注目:“美国之所以伟大,与美国的历届总统都信仰基督教或追求基督教理念有关。”^②关于这一点,罗纳德·里根在《在美国全国福音派联合会年会上的演讲》作了最好的注解。这位好莱坞明星总统在演讲中旁征博引的架势,足以与钱钟书的《管锥编》相媲美:

华盛顿说:“在导致政治昌盛的各种意向和习惯中,宗教和道德是必不可少的支柱。”杰弗逊说:“上帝在赐予我们生命的同时也赐予了我们自由。”亚伯拉罕·林肯说:“当我深信自己走投无路时,我总是要向上帝跪下呼求。”

这些著名总统的话语,至少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美国首脑和政要们对主流宗教的虔诚。里根宣称:“许许多多担任公职的人都是敬畏上帝、甘于奉献、品格高贵的人中之杰。是的,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以使我们得以铭记那些将我们第一次带入政治舞台的理念与原则。这些理念与原则的基础是对自由和个人权利的信守,而这种信守本身又是建立在深刻的体察上:只有在热切探求和谦卑地领受上帝祝福的地方,自由才会繁荣兴旺。美国人对于民主的试验即是以这一洞察为基础。它的发现是国父们的伟大胜利,威廉·佩恩说:‘如果我们不愿受制于上帝,则我们必受制于暴君。’”^③这种把假想的上帝视为自由、民主之保证的观念,是维系世俗社会与宗教信仰之密切关系的隐形纽带。

当然,美国社会与宗教的这种密切关系主要还是由其历史现实和文化现实决定的。“当清教徒在17世纪自动离开英国的时候,他们寻找的是一个新世界,可以不受不虔诚的皇权和不纯洁的国家教会的阻挡,在那里建立这种基督教联邦。他们认为北美是应许之地,所以为了神与神的国度,他们要占领北

① 董小川:《20世纪美国宗教与政治》,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6—37页。

② 于歌:《美国的本质》,中国当代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③ <http://tieba.baidu.com/p/114265572>.

美。”^①早期移民新大陆的那些英格兰人与此后不少带着淘金梦想奔赴美国的移民有着很大差异。按照西方学者的说法,清教徒离开英格兰并非为了冒险、发财,他们通常是出于比较单纯的政治或宗教上的动机移居美国的,一般认为,“宗教迫害是移民的主要原因”。这一论点,也为学界断言“美国是以新教思想立国的移民国家”提供了学理依据。

美国的移民史和建国史带来了这样一个必然结果,那就是在美国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中起主导作用的一直是那些“先入为主”的“白种盎格鲁—萨克逊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群体,这个所谓的“WASP”群体,主要是早期移民中精英群体的后裔,他们的影响世代相传,直到“二战”以后,守护新教权威的堡垒才微现松动态势。“二战”以后,新教以外的群体在政治舞台上才开始崭露头角,其标志事件是1960年信奉罗马天主教的总统肯尼迪的当选。尽管如此,新教群体在今天也仍然被认为是美国社会的主流群体,他们体现着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

有关2012年美国总统竞选的最新资料表明,来自民主党的现任总统奥巴马决定竞选连任,在参加2012年总统大选的各路诸侯中,共和党人罗姆尼(Mitt Romney)是其主要对手之一。但罗姆尼的摩门教身份使他在辩论宗教话题上处于守势。据说,有位著名的福音派基督教牧师极力反对罗姆尼参选,因为这位牧师认为摩门教根本就不是一种正式的宗教,它充其量只是一种“狂热崇拜”。罗姆尼在拉斯维加斯的竞选辩论中对那位福音派牧师作出了这样的回应,他认为,以某种宗教来检验总统候选人是一种违宪行为,美国的开国先贤曾不惜一切代价地在宪法中规定了政教分离原则,美国人民不会以宗教信仰为标准来选择代表民意的政府官员。

这一事例说明,卡特反复强调的政教分离与宗教自由问题,至今还是美国宗教文化的主要问题之一。

四、政教分离与宗教自由

卡特在探讨政教分离时告诫读者不要误解宗教信条和《第一修正案》的原

^① 于歌:《美国的本质》,中国当代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意,在卡特看来,建国先贤们创立政教分离原则的初衷,与其说是确保国家政权不受宗教的影响,毋宁说是力争宗教免受国家政权的蹂躏。在《第一修正案》中,那精心设计的有关宗教的条款,给予了宗教人士最大限度的自由保障。尽管宗教干政是宪法明令禁止的,但法律没有权利禁止那些具有宗教信仰的人力图对政府产生影响,也不是要禁止政府应听取这些人的意见。卡特把这一理念看成是美国保持“政教分离”制度的前提条件,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布什在公开辩论中借助宗教话语的做法未必就是什么“卑劣行径”,事实上,即便布什这样敢于在竞选决战时刻坦陈基督信仰的总统候选人,他在问鼎白宫的成功之路上更多地也还是得益于宗教之外的因素。毕竟,政教分离是美国宪法规定的铁律,它既影响过美国的昨天,也影响着美国的今天。

如前所述,美国绝大多数人信奉基督教,但其他各种宗教也同时并存,这是有其历史原因的。最早踏上美洲土地的那些欧洲人中,不少人之所以背井离乡、不远万里来到陌生的异地,是因为他们无法忍受国内的宗教迫害。这种渴望精神自由的强烈愿望,由己及人,使美国宗教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包容性和民主性,也正因为如此,美国的奠基者们一开始就把宗教自由写进了法律条文中。按照卡特的说法,政教分离是美国政治哲学献给世界的伟大礼物之一,如果它鲜有其仿效者,那将是世界的一大损失。在罗杰·威廉姆斯(Roger Williams)和托马斯·杰斐逊的著作中,“分离之墙”这一概念在《第一修正案》“国会不得制定建立宗教之法律”的庄严陈述中找到了宪法的立足点。尽管“国教条款”以“国会”开头,但数十年来,它一直被联邦最高法院解释为适用于各州和联邦政府(参见本书第六章)。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宗教的自由平等问题。尽管宪法对宗教自由平等的规定毫不含糊,但现实生活中的实际情况却颇为曲折。我们看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教会之间的不平等现象并没有受到各州地方法律的明确限制。譬如说,在1822年以前,马萨诸塞州的法律规定,只有清教徒才享有选举权;新泽西州的法律规定,只有新教徒才能担任公职;1790年以前,宾夕法尼亚州也规定,担任公职者必须是信奉“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的基督徒。在殖民地时期,如果一个无信仰者不属于任何教会团体,那么他/她就有如一条丧家之犬,所到之处,都将遭人蔑视,被人唾弃,不仅其本人会受到社会的孤立,就连其家人也会受到形形色色的歧视。